



紅樓夢學刊

一九八六年

1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六年 第一辑

总第二十七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1 1986

Main Contents

On the description of details in the novel	
.....	Kong Dexiang
On the descriptions of drunkenness in the novel—its artistic and psychological value.....	Xu Zhenhui
On focuses in the novel.....	Tang Mingwen
Oo flowers mentioned in the novel.....	Zhou Hui
Dai Yu and Bao Chai's views on poetr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t schools of poet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Zhou Yinbin
Zhi Yan Zhai's comments o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novel.....	Hao Yanlin
A comparison of Pan Jinlian and Wang Xifeng	
.....	Luo Xianmin
A comparison of Jia Baoyu and Sun Wukong	
.....	Jiang Cao
On Bao Yu's dirge for Qing Wen.....	Zeng Xianglin
Studies of the novel Hong Lou Meng in England and America	Jiang Qihuang
Glossaries, news and comments, books reviews, illustrations etc.	

目 录

- 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孙德祥 (1)
论《红楼梦》写醉的艺术与心理学价值 徐振辉 (17)
《红楼梦》的视点 唐明文 (31)
“人生是花”
 ——试论《红楼梦》中的花 周蕙 (37)
论黛玉宝钗的诗学观点与明清诗歌流派的关系
 周寅宾 (57)
论脂评评《石头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郝延霖 (79)
- 潘金莲与王熙凤性格之比较 罗宪敏 (111)
贾宝玉与孙悟空 姜超 (137)
《琵琶记》与《红楼梦》 黄文实 (151)
《芙蓉女儿诔》和《离骚》 马凤程 (169)
- “好新奇的祭文”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论析 曾祥麟 (181)

《姽婳词》新论 郭永强(205)

雍发案、土番儿、耶律、荳童及其他

——试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兼议《红楼梦》的索隐 元之凡(223)

吟红后笺

——读明义《题红楼梦》组诗札记之三 朱淡文(249)

《红楼通析》序 周汝昌(270)

《红楼梦答问》序 周汝昌(272)

英美对《红楼梦》的研究 姜其煌(275)

关于《红楼梦辞典》的编写问题 《红楼梦辞典》编写组(319)

《红楼梦辞典》辞条选登 《红楼梦辞典》编写组(327)

· 红注集锦 ·

“龙生九种”考 周 颖(148)

释“三生愿” 李占一 朱景宇(219)

· 红楼一角 ·

答姚品文同志 蔡义江 (56)

注家与生活 傅增寧(315)

向《红楼梦》学音乐、美术设计 尹相如(266)

读《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 庆 佑(311)

· 红学动态 ·

中国红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 陈 石 (74)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六月在哈尔滨召开 舒 文(150)

• 红学书窗 •

《谈〈红楼梦〉》(张毕来著) 舒 汛(204)

告读者 (180)

更正与说明 (168)

• 红楼画廊 •

宝玉黛玉 戴敦邦画

陈 明摄

葬花 袁 顺画

陈 明摄

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孙德祥

恩格斯说：“现实主义的意思，除细节的真实外，还需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必要前提。细节描写的成功与否，决定着一部作品的生命。一个个的细节是组成文学作品的艺术细胞，是刻画人物性格，烘托人物心情，展开故事情节，深化作品的主题，再现典型环境，构造艺术大厦的砖瓦材料。如果讲故事情节是构成作品的骨架，那细节描写就是长在这副骨架上的血肉，它使骨架变得丰满和具有立体感，真实感。《红楼梦》正是通过出色的细节描写，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典型的社会环境，表现了重大的主题思想，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一部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不朽巨著。

文学创作，“要紧的是使人物生动，使他们能够从纸上跃然而起，使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和动作体态的特征，嗅到他的气息。……重要的是攫住那立即可以使人物生动的最最特出的精细部分。”（见革拉特珂夫《我怎样写〈士敏土〉》）《红楼梦》正是攫住了那立即使人物生动的最最特出的精细部分，通过对这些具体细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作品中人物的动作，听到他们的声音，嗅到他们的气息，从而

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使得这些形象从纸上跃然而起。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通过对刘姥姥进府前后一系列动作的细节描写，就生动地刻划出刘姥姥的形象：

次日天未明，刘姥姥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儿教训了几句。那板儿才五六岁，一无所知，听见带他进城逛去，便喜得无不应承。于是刘姥姥带他进城，找至宁荣街。来到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蹭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刘姥姥只得蹭上前来问道……。

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刘姥姥进荣国府前既激动又害怕的样子。为了平静自己的心情，她“掸了掸衣服”，并且“又教了板儿几句话”，连用两个“蹭”字把刘姥姥走路的情形勾勒得一清二楚，一系列的动作表现了刘姥姥此时紧张迟疑、小心翼翼的心理状态，塑造出一个活脱脱的未经世面的农村老太婆的形象。

再如告贷时的一段细节描写：

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刘姥姥道：“也没甚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有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飞红的脸，欲不待说，今

日又为何而来？只得忍耻说道：“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太太，却不该说，只是大老远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说了。”……这里刘姥姥心神方定，才又说道：“今儿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没得个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里怎么叫你来？打发咱们作啥事来？只顾吃果子咧。”

这段细节描写，抓住这姥姥先回“也没甚说的”，接着“未语先飞红的脸”，“忍耻说道”，“推板儿道”这样一系列的动作表情，刻划出刘姥姥贫困告贷，羞于启口的窘迫之态，一笔不乱，丝丝入扣，再现出刘姥姥告贷时的情景，充分表现了求人之难，所以脂砚斋在此批道：“为求亲告友者下一棒喝。”

抓住人物动作刻划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在《红楼梦》中还可找到许多。如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处分迟到的家仆一段细节描写，就是抓住了凤姐的几个连贯性的动作，从而生动地刻划出凤姐的形象。作者首先抓住的是凤姐的笑，凤姐的笑是冷笑，这一笑也就笑出了凤姐的阴险嘴脸；然后是说，很平常的一说，又说出了凤姐的两面三刀；第三个动作是喝命，这一喝也就喝出了凤姐脸酸心硬、手段毒辣的本质；第四个动作是掷牌，这一掷也就将凤姐的全部形象掷到了读者面前，不光使宁府的仆人们见了害怕，就是读者读了之后，也不由得会加快心跳速度，凤姐的雷霆电火跃出纸外。

《红楼梦》通过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作者有时抓住一些典型的细节，刻划出一幅人物群象图，在横向对比中体现人物个性，有时抓住人物在事件前后的不同表现，在纵向对比中

体现人物的个性。通过横向纵向的对比，使得人物的这种个性变得更加鲜明，更加突出，给读者的感受也更加深刻。刻划人物群象图的细节如四十四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一段关于笑的细节描写，刻划出一个众人哄笑的场面，其中又着重描写了史湘云、林黛玉、贾探春、贾惜春、贾宝玉、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等八个人的笑，这八个人的笑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笑法，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身份、年龄、体质特点：史湘云笑得豪放大度，林黛玉笑得文静节制，探春笑出了要强的个性，惜春笑出了幼女的娇柔，宝玉笑出了顽皮之态，贾母笑出了爱孙之心，薛姨妈笑出了常客之身份，王夫人笑出了家庭主妇之地位，作者的一支妙笔，传神地刻划了各人不同的笑态，在这各不相同的笑态中又表现了各自不同的性格个性、年龄、身份、体质特点，同时又使得这些个性特点得到加强。与此相类的再如第二十一回对林黛玉、史湘云二人睡态的细节描写：“那林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綾被，安稳合目而睡。那史湘云却把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短短的几句话就勾勒出一幅双艳共栖图，赋予她们各自不同的睡态，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一静一动、一紧一松，分别体现了林黛玉的文弱安静和史湘云的豪放天真。抓住人物在事件前后的不同表现进行纵向对比的细节如二十三回宝玉见贾政前后的一段细节描写：宝玉听说贾政叫他时，“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时扫去了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的好似扭股儿糖，死活不敢去”。不得不去时，“宝玉只得去了，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挨着门进去”。如此光景，不禁令人想起老鼠不得不见猫的情形。但出来时的宝玉，可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慢

慢的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出去了。”真是避之若火。进去时同出来时一相对比，就使得宝玉顽皮惧父的形象跃然纸上。

一些典型的细节描写，可以赋予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使这些性格特征在人物的全部性格之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其他非主导性格侧面。我们知道，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个人物形象，如果不分析其思想意义，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就是宝玉的痴情怪僻，黛玉的尖酸刻薄，宝钗的心计多端。作者在表现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时，不是生硬地将这些性格特征强加在人物身上，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使得这些性格特征在人物身上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细节描写也就不断出现，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也就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就是脂评所说的再三皴染之法。要了解作者是怎样具体表现宝玉之痴情怪僻、黛玉之尖酸刻薄、宝钗之心计多端，还须看作品。

第三十回，“龄官划蔷痴及局外”，宝玉见龄宫不断地划蔷字，“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心事，才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样熬煎。看她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已足够看出宝玉的痴情了，但作者认为还不够，接着又描写了天下雨时，“宝玉看着那女孩子头上滴下水来，纱衣裳顿时湿了。宝玉想道：‘这时下雨。她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笑道：‘谢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避雨的？’一句话提醒了宝玉，‘嗳

哟’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那女孩子没处避雨。”这段典型生动的细节描写，将宝玉的痴情更进一步刻划出来，他不止是痴到胡思乱想的程度，竟然痴到将自身置之度外，知道别人身上淋湿，叫人家避雨，而不知道自己身上也淋湿了同样要避雨，这一细节使得宝玉之痴情变得非常鲜明突出。再看第三十五回，宝玉自己被汤烫了，不知道疼痛，而一个劲地问玉钏疼不疼。试想世人痴情有胜于宝玉之忘我者乎？

至于宝玉的怪僻，作者同样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描写表现出来的。第十六回，贾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是贾府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关系到贾氏家族的兴旺发达，“荣宁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不绝”。独宝玉不以此为喜，他感到痛快的是：“家中有这等大事，贾政不来问他的书”；不能乐业着实悬心的是：“秦钟之病日重一日”。众人皆喜他独忧，一喜一忧之间就充分显示出了宝玉的怪僻。再如第四十三回，众人皆为凤姐庆寿，而宝玉却遍身纯素，纵马到郊野去祭奠丫头金钏，正是“礼岂为吾辈设耶”！作者就是这样不断抓住一些具体的生活细节，表现贾宝玉性格上的怪僻，体现了宝玉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反抗。

看过《红楼梦》后，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尖酸刻薄，语带刺，一张嘴儿不肯饶人。林黛玉为什么会被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呢？这是因为作者通过具体细节的描写，使得她的尖酸刻薄突出于她的其他性格特征之上。刚开始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来，顺便将别人的都送了，最后两枝给黛玉。“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

道：‘还是单送我一人，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送花顺序这一细节，别人是不在意的，而黛玉在意了，并马上认为是别人挑剩下才给她的，一席话说得人无言以对。光这一细节就足以体现黛玉的尖刻了，更何况后文还有许多这样的细节呢。

至于薛宝钗的心计多端，作者更是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表现出来的。第二十二回，贾母为宝钗过生日，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投贾母所好，点热闹戏文，吃甜烂食物，最后博得贾府的最高当权者贾母的喜悦。从这样一个微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薛宝钗工于心计，惯于逢迎。在同一回里，当凤姐说唱戏的小旦在扮相上象一个人，叫大家猜时，“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心里也猜着了，但不敢说”。在宝玉是不敢说，怕得罪了黛玉；在宝钗却是不肯说，不肯说也就罢了，偏偏还要一笑，表明自己是知道的，这个细节写出了她城府颇深的个性特点。

如果只有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而没有人物形象自身的内在矛盾，那样的人物形象就会成为某种单一性格的表达式，就不具备立体感，不能成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必须在表现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的同时，表现人物形象自身的内在矛盾，从而塑造出实实在在的，具有立体感、真实感的丰富的艺术形象。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曹雪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在表现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塑造主导性格的同时，抓住一些重要的细节加以描写，表现人物形象自身的内

在矛盾，塑造出非主导性格，并赋予这些非主导性格以一定的地位，以造成人物形象的立体结构。我们以薛宝钗为例。关于薛宝钗的形象，历来争议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薛宝钗的性格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斗争，而不少批评又只看到了她性格的某一部分，而没有作全面的分析。作者不仅表现了她性格的主导部分——工于心计、冷酷无情，同时还抓住了一些有力的细节，表现了她性格中的非主导部分——作为一个少女的天真烂漫，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宝钗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这一细节的刻划，非常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薛宝钗“非拘拘然一女夫子”，突出表现了薛宝钗性格中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天真烂漫的成分。作者多次描写薛宝钗在薛姨妈面前撒娇的细节，也同样是为了赋予薛宝钗这样的性格特点。再如作者笔下的贾宝玉虽是一个反封建的叛逆者的形象，但由于抓住了宝玉在藕官烧纸时所讲不是孔子遗训等几个细节，刻划出孔子思想对宝玉的影响，构成宝玉思想的一个侧面。在卫道士贾政的身上，也赋予了人类正常的思想感情，体现出他并非一味的封建卫道，作者同样是通过具体细节表达的：第二十三回，贾政见宝玉神采飘逸，秀色夺人，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此时想起大儿子贾珠已死，又想起爱妻王夫人所爱，于是便将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分，充分体现了贾政和平常人一样的疼爱之心。贾政也和平常人一样追求着儿女团聚的天伦之乐，在贾母高兴之时，也常来凑趣承

欢，跟老小众人一起取乐。这些重要的细节描写，就构成了人物复杂多样的性格，加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真实感和艺术典型的丰富性。

《红楼梦》在语言上带有暗示性的特点，通过语言上的暗示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而语言上的这种暗示性又是通过一个个的细节描写来达到目的的，因而这样的暗示也就显得非常自然，让人读过之后回味无穷。如作者在第十七——十八回省亲时就通过元妃点戏这一细节，暗示了后来元妃暴亡，贾家衰败的结局。这是脂评的批者早就告诉给我们的：《豪宴》“伏贾家之败”，《乞巧》“伏元妃之死”，《仙缘》“伏甄宝玉送玉”，《离魂》“伏黛玉之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在这微小的细节中暗示出重大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再如第七十四回因十锦春意香袋而抄检大观园这一细节，暗示了贾府被抄的必然结局。《红楼梦》有时还抓住人物语言这一细节，赋予人物语言以特定的含义，暗示下文故事情节的发展。如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一回，凤姐对贾瑞的两次嘱咐就有这种特点：第一次云“两边门一关再没别的人了”，第二次云“可别冒撞了”，都暗示了下文的情节。第一次贾瑞单身一人被冻了一夜，第二次又冒撞了贾蓉、贾蔷，赔了一百两银子，还被浇了一身粪便，而贾瑞、凤姐二人口中多次出现的死字，则又暗示了贾瑞必因此而死的结局。《红楼梦》中还有一些细节，它们不但暗示了情节的发展，而且暗示了作品中人物的最后结局。就拿宝玉、宝钗二人的婚姻来说，作者屡屡通过一些细节来暗示金玉姻缘的最后结局。第二十八回元妃赐端午节礼时，独宝玉、宝钗二人一样，每人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两串、凤尾罗两端、芙蓉簟一领，多于黛玉等

人一罗一簾，这就表明了元妃这一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对于钗黛二人的选择，暗示出金玉姻缘的最后结局。至于黛玉最后被宝钗掉包这一结局，我认为这不是高鹗的发明，而是曹雪芹早就暗示好了的。第十九回，宝玉为给黛玉解困，讲了一个耗子过节的故事，小耗子为了窃取庙中的香芋，讲要变成一个香芋，暗用分身法搬运，但最后却变成了一个标致美丽的小姐，而这位小姐又恰是盐课林老爷的女儿林黛玉。通过这样一个细节，作者既暗示出黛玉被掉包的结局，而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可谓用心良苦。再如花袭人嫁给蒋玉菡的结局，作者早在第二十八回就通过宝玉以袭人之腰带与蒋玉菡相换这一细节暗示给了读者。此外作者还常常抓住人物所作的诗词、谜语等细节来暗示人物的结局，如第二十二回，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宝钗等人制作的谜语，就暗示了她们各自的结局。

《红楼梦》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特别是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复杂关系，但作者自己从来没有站出来解释这种关系，而是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将这种关系清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些细节的变化中使读者看到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我们只要抓住一些细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宝玉、黛玉、宝钗三者之间的矛盾纠葛，看出他们相互间感情的发展变化。在第三十四回赠绢以前，宝、黛之间的爱情处于萌芽试探阶段，由于双方都将真情实意隐藏起来，并且有意制造一些矛盾试探对方，经常发生一些误会，造成欲近反疏的情况，这时钗、黛之间也经常发生外部冲突，明争暗斗。如第八回，宝玉听从了宝钗别吃冷酒的劝告，黛玉马上就借丫头送手炉的机会奚落宝玉，暗刺宝钗，临走之前还亲自帮助宝玉戴斗笠来向宝钗示威。宝钗也不失时机

地讽刺宝玉，实刺黛玉。第二十八回，贾母派人来叫宝玉、黛玉二人过去吃饭，宝玉不去，黛玉一走，宝钗马上就展开攻击，叫宝玉“吃不吃陪林姑娘走一趟，她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同一回元妃所赐端午节礼独宝玉跟宝钗的一样，黛玉马上就用金玉之说试探宝玉。这一类的细节在作品中很多，充分表现了三者之间的矛盾。第三十四回，宝玉被打，发生了赠绢事件后，宝黛之间的爱情已确定下来，钗黛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和解，黛玉认了薛姨妈做娘，认了宝钗做姐姐，为自己的爱情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在暗地里进行着别一种斗争。宝黛之间变得相互体贴相互关心，两人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关系更加密切。为了表现这种关系，作者抓住了这样的细节：第四十二回，“宝玉和黛玉使了个眼色，黛玉会意，便走到里间将镜袱揭起，照了一照，只见两鬓略松了些”。第四十五回，天下雨，宝玉来看黛玉，已出门回去，“又翻身进来问道：‘你想什么吃？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儿早起告诉你。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吧。可有人跟着没有？’”一惯清高不让别人用自己的东西的黛玉，还硬将自己的玻璃绣球灯给宝玉用，以防跌跤。第五十二回，宝玉“一面下了台矶，低头正欲迈步，复又忙回身问道：‘如今的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黛玉道：‘昨儿夜里好了，只嗽了两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紧的话，这会子才想起来。’一面说，一面转过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黛玉）一面使眼色与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宝黛二人之间是多么的体贴关怀，从吃的、用的到休息养病无微不至，相互间的眼色都有特